

东西部扶贫协作路上的“奔跑达人”

“回首他乡是故乡”——浙江丽水援川干部李忠伟架起他乡与故乡协作之桥

“3年来,李忠伟感受最深的就是在巴山蜀水间不停奔跑。一年近50个扶贫项目,他每个点都要跑到,有的还要跑很多多次”

“东西部协作的制度安排,是要发达地区给西部带来观念、资金、技术,实现两地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我是两地联络员、协调员,就该架起协作之桥”



李忠伟与丽水援川干部在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后合影(2020年6月19日摄)。

本报记者陈天湖、谢佼

大巴山,层叠叠嶂。在1600多公里外靠近东海的地方,也有绵绵群山,那是浙江丽水市的括苍山。

国家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将东南沿海的括苍山和长江上游的大巴山紧紧连在一起。丽水市帮扶四川巴中市脱贫攻坚的领队李忠伟,与来自丽水的援川干部一道,历时3年,把“他乡是故乡”的深情,写在巴山蜀水这片红土地上。

2020年底,巴中市49.4万贫困人口清零,曾经16.3%的贫困发生率已成为历史。

“我们要干出制度的优越性来”

庚子年,大雪。过了这个节气,天就冷了。这是李忠伟在四川巴中过的第3个冬天。

与远在千里外的儿子视频,是他冬天里最温暖的事。每到周末,他都会花时间陪儿子,看儿子在手机那一端乱蹦乱吼。

“儿子”,对李忠伟而言,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

他大儿子2007年出生,患重度先天性脑瘫,不会说,不会坐,吃喝拉撒都需要照顾。一直到8周岁,因一场重病走了。后来,有了这第二个儿子。

2018年4月,时任丽水市委副秘书长兼信访局局长的李忠伟,被上级安排担任丽水市对口帮扶巴中扶贫队领队。

李忠伟没有犹豫:“我服从组织安排。”

仿佛百味瓶被打翻,其中滋味只有他自知。整整8年,家里4位老人,轮番照顾连坐都不会的大儿子,有时抱抱抱不动。这对一个家庭而言是无法想象的难,老人都被折腾得百病缠身。母亲直肠癌刚做手术,丈母娘患美尼尔氏综合征,岳父和父亲身体

也都有病。大儿子去了,二儿子两岁多,顶梁柱的他要离开,一走3年。

告别家人,李忠伟带着丽水扶贫干部赶到巴中市。他的身份是四川巴中市政府副秘书长、浙江派驻四川工作组巴中片片长,专职负责丽水市在巴中的对口扶贫协调推进工作。

李忠伟组织大家深刻领悟“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的要义。他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东部帮西部,先富帮后富,丽水帮巴中,只有咱国家才有这样的制度,我们要干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来!”

他带领挂职干部,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

“当年巴山儿女牺牲在这片土地上,就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可是这里依然贫穷,组织派我们不远千里驰援,就是要让革命老区摆脱贫困!”李忠伟对大家说。

产业万言书折射美丽乡村

李忠伟告诉记者,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下,他作为双方协作的“片长”,既代表丽水市在巴中协助扶贫,又在巴中市履行现职抓落地。

浙江盛产茶叶,业态完整,技术先进。丽水有闻名遐迩的“浙南茶叶市场”。了解到巴中同样盛产茶叶,他马上想到丽水红红火火的茶业交易:茶,能否助力老区脱贫产业?

于是,李忠伟到巴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头扎进苍茫大巴山看茶。

十多天时间,李忠伟跑了4个县区16个乡镇21片茶叶基地,走访了12家茶加工企业,召开3个座谈会,16次进村入户调查,9次咨询丽水客商和企业人士。

很快,《巴中市茶产业调研报告》交到巴中市主要领导手里,那是李忠伟的万字建言书。他详细回答了巴中茶产业现状、问题、成因,提出了“坚持问题导向,完善茶产业发展思路,依靠丽水茶业产业优势,帮助巴中茶业升

级发展”等建议。

在一个全市大会上,巴中市主要领导举着这份报告,大声说:巴中领导干部要学习丽水干部务实的精神和作风,李忠伟才到巴中几天,就把全市茶业的现状和问题弄得清清楚楚,提出建议也切实可行。

李忠伟还带领9名丽水干部,就巴中脱贫攻坚的路径与项目开展全面调研。

一份份调研报告出炉,一条条建议成型,一个个项目构想完成,巴中脱贫攻坚东西协作3年行动方案很快出台了。

他说,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带头人,仅当参谋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把“督促执行”落到实处。3年里,每年细化任务形成项目清单,从清单的制定、实施,到利益联结机制,他这个“片长”都要跟踪、督促、检查,直到把收益装进老区贫困乡亲口袋里。

“奔跑达人”跑出巴山乡亲脱贫路

3年来,李忠伟感受最深的,就是在巴山蜀水间不停奔跑。难怪人称他奔跑达人。

一年近50个扶贫项目,他每个点都要跑到,有的还跑很多多次。

最远的,在通江县空山镇,那是个天麻药材扶贫项目。从巴中市市区到项目点车程四个多小时,山路崎岖,他被颠得头昏脑胀,但当他掀开泥土,摸着已长成的天麻时,感慨不已:“这个扶贫项目落地了。”

在不停奔跑中,李忠伟发现并解决了协作项目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他从浙江松阳县引入3家茶企,落地巴州区天马山镇,要征地建加工厂,年初立项到8月也没着落。

李忠伟急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时间才3年,这一耗就8个月。再说,继续拖下去就要影响到来年的春茶加工了。



李忠伟(右)在茶园查看茶叶生长情况(2020年9月11日摄)。

他跑了3趟巴州区,多次与区里沟通、提建议,并向市里分管领导反映情况。半个月后,问题解决,3家茶企先后平地建房。

不停奔跑,不仅跑动了茶产业升级发展,也跑出了川陕革命老区百姓的脱贫之路。

在他推动下,丽水松阳县派出15名“茶博士”,在山坡上手把手教茶叶种植技术。当地开发出抹茶粉、茶叶口香糖、茶叶熏火腿等系列产品,打造了茶文化体验馆、茶文化民宿等项目,打开了茶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两年来,仅浙南茶叶市场,就累计销售巴中等扶贫地区茶叶2000余吨,茶农收入超亿元。

2020年五一节刚过,相关部门临时交给李忠伟一个特殊任务:凉山州布拖县乐安乡还有6个贫困村急需丽水对口帮扶,贫困户搬迁新居购置家居用品缺少资金。

他二话没说就带着队伍进驻布拖县,详细排查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真实情况,拿出具体解决方案。

他多次在川浙两地奔跑,寻找有实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参与大巴山脱贫攻坚最后大决战。

不到100天时间,他联动丽水市5家企业和6个社会组织紧急筹措的363万元帮扶资金到账,为布拖县如期脱贫摘帽解了燃眉之急。

金桥搭就“他乡是故乡”

“东西部协作的制度安排,我是两地联络员、协调员,就该架起协作之桥。”李忠伟说,只有发挥好桥梁作用,东西部协作优势才能转化为扶贫成果。

刚到巴中时,他十分上心的一件事,是协调组织两地干部的交流与培训。他对记者说,丽水过去被称为浙江的西藏、四川的凉山,是从贫穷中走出来的首批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同是大山区,资源禀赋相似,今天的巴中,就是昨天的丽水。要让巴

中干部去看丽水,学习丽水开发大山资源的观念与思路。

“让乡亲开发大山,走出大山,才能走出贫困。”李忠伟认为,要让产业先行,夯实“脱贫之本”。

他推动出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支持茭白、茶叶、电商、蓝莓、进口商品流通等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协调举办巴中(丽水)投资招商项目推介会,走访企业、对接项目,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对口脱贫帮扶。

3年间,他们共引入东部企业34家到巴中对口帮扶,完成投资25.06亿元。丽水市财政援助资金4.298亿元,安排帮扶项目140个,助力巴中不断完善产业结构。

他工作过的缙云县,是“中国茭白之乡”,茭白是优势农产品,经济效益好。缙云对口帮扶南江县,地理气候相似,他与挂职干部提出把茭白嫁接到南江。

2018年4月,65亩试种茭白获得丰收。李忠伟高兴得击掌称好,立即协调缙云派出茭白技术人才,在南江一蹲3年。他们以“村集体+合作社+大户+小户”模式,建立14个茭白种植基地和扶贫车间,2个茭白冷链库和2个交易市场,解决了2000多人就近就业,带动贫困户3414人实现增收。

2020年,南江县连片种植3000余亩,茭白产业初具规模。

丽水对巴中的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社会力量扶贫、劳务协作扶贫,就是这么干出来的。

“千里协作无问西东,他乡故乡追奔穷康。”李忠伟获得浙江省东西部扶贫协作突出贡献奖。随他战斗在巴中扶贫的丽水干部,都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分别被当地群众称为“茭白县长”“网红县长”“花椒县长”“茶叶区长”等。

“他乡是故乡。”李忠伟常挂嘴边的这句话,见证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制度优越性。

人树情未了

(上接1版)冬天还没有过去,黄剑杰已经发现主要街路的园林景观正在慢慢修复,他裹紧了棉袄,他心里知道,等春天来了,这里仍是壮美的春城。

“我和黑松一样不会服输”

数九寒冬,对于赵岩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格外寒冷。36岁的赵岩是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的一名园林技术员,去年的三场台风和一场强雨雪大风冰冻让他们忙碌了一年。如今,要继续战严寒。

在赵岩眼中,很多树都像他的孩子,亲手种植,亲自浇水,精心呵护。极端天气来临,赵岩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抢险,保交通,保安全。“等缓过神来才看见,那么多树受伤了,心里流血一样疼。”赵岩说。好在他知道,断树残枝被集中处理,粉碎后作为肥料,化作春泥更护花。

这个冬天赵岩和他同事们既要用上大力气移出残树、补植树木,又要用上细功夫给受伤的树木“做手术”。“冬天作业比春天难度大,土冻得比较硬,还要克服严寒。”赵岩说,“为了抢工期,很少能陪伴家人,但是看到景观恢复,我心里也是满满的成就感。”

赵岩曾经当过十几年的兵,周围的人都说他能吃苦。2015年从部队转业后,他就成为一名园林技术员,从此风吹日晒,霜打雨淋。“学着种树,养树,也喜欢上了树。”赵岩说。

赵岩最喜欢松树,苍翠挺拔,四季常青。他说,在松树身上学到了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吃苦耐劳的作风。“这份工作微不足道,就像一棵普通的黑松一样,平时没人会注意。”赵岩说,“但是站在那里就贡献了你的力量,再冷也不服输。”

“我和杨树并肩守护这座城”

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许根平开着高空作业车总会冻得手脚发麻,常常得下车活动一下。他开的车最高点有25米,和杨树差不多,他觉得杨树也冷,“但是我们都得坚持!”许根平说。

提起55岁的老司机许根平,园林部门的人都竖起大拇指,称他高空作业第一人,因为他是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第一位高空作业车驾驶人,如今已经开了近20年。“20年前,园林管理还没那么精细,随着城市扩建,街路增加,必须有高空作业车管理树木,保障人车安全。”许根平说。

高空作业车使用率很高,不仅要配合剪枝护理,还要支持栽植树木,而驾驶这样的车更需要有眼观六路的能力,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同时盯着人员和树枝,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为了躲开早晚高峰,许根平常要凌晨出动,深夜而归。

“这个冬天太冷了,但是我们园林人的心得是热的,得把这些树‘捂’热了,‘捂’活了,这座城市才能漂亮啊!”许根平说。

园林人都知道,北方雨水少,种树容易成活难。长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建成了北国“森林城”,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1.5%,绿色成为长春的底色,而极端天气的频发虽然常让这份底色失衡,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总有人在默默重建着这份底色,描绘着春天的模样。

女天吊司机的“空中”舞台

新华社记者王君宝

一个上午,3个多小时,姚蕾坐在悬空的狭小驾驶室里,同时操作着3个方向盘。她向前探着头,身子搭在椅子边上,不时和地面上的同事用简单的词语沟通。

终于,她揉着腰,爬下梯子,准备喝水。

今年36岁的姚蕾,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三棵树车辆段检修车间转向架班组的吊钩司机,也是车间唯一的女司机。

运行的列车需要定期送到她所在的车辆段维修保养,姚蕾的工作就是用天吊吊起列车零件,供同事们组装、拆解、维修保养。

姚蕾工作的地方在空中,她被同事们称为“空姐”。“其实,我只是操作3个方向盘的女司机。”姚蕾性格开朗干练。

“留4个?”

“对。”

姚蕾在“空中”和同事简单沟通,双手灵便地向不同方向拉动方向盘,脚上还踩着提示铃,不到1分钟,便

精准地将零件吊运到10米外的同事面前。

列车的转向架,就像是汽车的悬挂系统,一年里在三棵树车辆段维修保养的列车约1800辆,姚蕾工作的地方,又被称作火车的“4S”店。

春运前夕,为确保列车安全行驶在铁道线上,姚蕾和同事们的工作比往常忙得多。

从姚蕾操作的天吊驾驶室望去,比足球场还大的车间内,满是正待维修保养的列车。“我们工作量非常大,没有时间喝水。”姚蕾说,“维修作业一刻不能停,你离开3分钟,下面有一群同事就要等你,而且喝了水还得上厕所,有时干脆不喝了。”

平均每天,姚蕾要吊运零件200多次。

从部队退伍,经过铁路院校的学习后,2008年开始,姚蕾一直从事天吊司机的工作。她的工作环境里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姚蕾说“没人把我当女的。”

同事、车辆钳工李明这样评价姚蕾:“合作很多年了,很默契,她干得挺好,吊得准。”

由于特殊的室温要求,姚蕾所在

的车间不能充分通风,工作噪音很大,加上久坐,姚蕾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颈椎也有毛病。

“小毛病并不是最难忍受的,由于吊运的东西重达好几吨,如果不认真就会撞到人,引发作业事故,必须聚精会神。所以,精神上的消耗要大得多。”姚蕾说。

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姚蕾除了中午休息1个多小时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过去我还在10米高的天吊上上过夜班,一夜下来脸都是黑的。”

12年的经验,让姚蕾成了单位里技术最好的天吊司机,她的徒弟蔡傲说:“师傅不严厉,只是第一眼看到师傅时发现是女生,很惊讶。”

由于工作太忙,姚蕾9岁的女儿放学后一般待在同学家,姚蕾下班后才能接她回家。“也曾想过换一份工作,但还是觉得我的舞台就在这里。”姚蕾说。

她表示,自己的工作并不亮眼,但却能让无数旅客平安回家,“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新华社哈尔滨1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赵雪彤

郭文乐翻开相册,面前的老照片里,壮年时的爷爷郭孝思穿着“72式”林业公安制服,站在还是少年的爸爸郭晓强身后。照片的背景是爷爷曾经工作的大庄森林派出所。上小学前,森林派出所给郭文乐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关于森林的梦想在她的心里扎根。

郭文乐是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第一中学的一名高二女生。小时候,她生活在林业的“圈子”里,常常在爸爸工作的森林派出所度过周末。

“不管是在派出所、林场,还是在旅游景点,爸爸都会教我认路边的植物。”郭文乐说。认得好几十种植物的她,对森林有着特别的感情,她经常思考,“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植物长得更好。”

郭文乐的梦想要从爷爷郭孝思说起。这位73岁的老人,大半的人生都在和林业打交道。每次见到孙女,郭孝思总爱絮叨年轻时与盗伐林木的村民“斗智斗勇”的趣事。

从15岁到林场工作,到1983年林场组建第一批林业公安,再到60

岁从森林分局刑警队退休,郭孝思参与办理的案件不计其数。

“有的包工头来到派出所,气势汹汹地说,‘砍两棵树怕什么,这树是吃露水长大的,又不是你们养大的’。”郭孝思说。

“那时村民谋生的方式少,经常为了一点小利就盗砍滥伐。”郭孝思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的政策也好了,村民在山上种食用菌、卖土特产,自然就不用去盗木头挣钱了。”

对郭文乐的爸爸郭晓强来说,选择从事林业工作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在这张1983年拍摄的老照片里,郭晓强穿着他母亲照着森林公安制服的样式,亲手缝制的“仿款”外套。

“穿上制服,责任在肩。我在林场出生、在林场长大,也想要继续在这里工作。”1987年,郭晓强在选择院校时,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福建林业学校。毕业后,郭晓强回到石陂林场工作。五年后,郭晓强穿上了真正的森林警察制服。

“这些年来,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提高了。越来越理解我们的工作。”

郭晓强现任浦城县公安局石陂森林派出所所长,在他看来,和父亲相比,“保障生态安全的工作已经轻松了不少。”

2019年,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森林公安局并入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不再保留森林公安警种。“将来我们要做的不单单是林业的工作,而是‘大生态’的保护。”郭晓强说。

他向记者介绍,2020年,浦城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森林刑事案件立案40起,破案37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80余万元。

在林业部门工作近30年,郭晓强经常用种树向女儿讲述人生的道理,“十年树木。砍掉一棵树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种一棵树,造一片林需要几十年。人生也是这样,放弃很容易,坚持才能让梦想枝繁叶茂。”

正在备战高考的郭文乐,也对梦想有了更坚定的看法,她希望未来能够从事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科研工作。“保护生态、保护森林,不仅需要有人守在一线,还需要从源头上找到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福州电